

## 老玉米的赐予

李晓

### 生生不息

乡下的侯大哥到城里来办事,特地给我带来几根老玉米棒子。侯大哥说:“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,专门给你留着呐!”

侯大哥在乡下种地,在一年来回回的二十四个节气里,他身子匍匐在大地上,远远望去,如一支弯弓。



有次回乡下,我到侯大哥的老院子去,见院子房梁上垂挂着一串一串挤挤挨挨的老玉米。老玉米色泽金黄,粒粒饱满,有黄金一般的结实感。

那土墙青瓦的房屋,在经历了岁月里的烟火燎后已显陈旧。但有了玉米的映衬,整个房子似乎恢复了生气,院子里的簸箕、石碾、风车、锄头、红薯变得鲜活灵动,黑白照片也瞬间成了彩色。

犹记童年的初夏,我总爱钻进青纱帐一样的玉米林,玉米是植物世界里的美髯公,青色玉米棒上长出了红黄绿色的胡须。

到了秋收后,田野袒露出黝黑肥沃的身子,雾气弥漫中,高大的玉米秆如木讷的乡下汉子一样静立着。

细嗅田园,植物生长与腐烂的气息相交融,田园有玉米的一生:播种、施肥、除草、抽穗、成熟,那浑圆的玉米棒子,被农人的手一粒粒掰下来,成为养活人的食物。

黄昏时分,村子里的院坝外,一排排乡人半蹲在一起,他们的碗里是玉米粥。随着一片此起彼伏的咝溜声响起,碗里的玉米粥顺着喉管进入肠胃。

玉米的养分,强壮着乡人骨骼,让乡人们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一年又一年,他们把老玉米的种子再播撒进土里,玉米棒子在田园山地间生生不息。

### 友谊的馨香

鲜润的嫩玉米吃不完,剩下的老玉米便被悬挂在房梁,彰显着一年收成带来的殷实感。

乡人们只要一抬头,瞥一眼悬挂的老玉米,心里便不慌,腿脚生风迈向庄稼地。土地待庄稼人不薄。

这些年回到自己的乡下老家,祖辈们垂挂老玉米的老屋不在了。我与当年屋檐下垂挂老玉米的房子之间,相隔的是一条载着漫长光阴的河流。

我从时间的此岸泅渡到彼岸,偶然停下时也在想,我能不能如老玉米一样,即便经历了风雨,依然庄重美好,超然达观。

城里的友人老郭,追溯到四代人以上,也是种粮人。

老郭的血脉里,也延续着种粮人的基因。老郭在城里辟一处小院子,也种上了玉米,他常常邀约我去他的小院子观察那些亭亭玉立的玉米苗。

从青翠的玉米叶怀上嫩嫩的玉米棒子,一直到玉米棒子变得浑圆,撑破了玉米皮,露出金灿灿的玉米粒,老郭是那么欣喜地把玉米棒子掰回家,再把它挨家挨户送到亲友家,一同分享这收获的喜悦。

这些年,老郭在城里也留下一些老玉米棒子,悬挂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,一排排黄灿灿的玉米棒子,让屋里显得明亮生动,弥漫着粮食的芳香。

有一天,我同老郭在他屋子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,一直聊到暮色涌进了屋子里。

我抬头望一眼屋里悬挂的老玉米,突然感觉,我和老郭数年的友谊,也俨如老玉米一般,散发着岁月的馨香。



当蝉鸣还在树梢撕扯着清亮,日历已悄悄翻到了八月。那天,风里藏着的燥热忽然淡了几分,立秋,就这般不疾不徐地来了。

北方的秋天总是来得更直白些。清晨推开窗,不再是扑面而来的热浪,阳光穿过云层时多了层柔和的滤镜,落在皮肤上竟有了丝丝凉意。街角的老杨树不知何时换了神色,叶尖悄悄染上浅黄,风过处,不再是盛夏时沉闷的闷热,而是带着草木清香的飒爽。公园晨练的老人早早换上了薄外套,他们说“立了秋,换长衣”。田间地头上的玉米缨子红透了脸,豆荚子在风中轻轻摇晃,饱满的颗粒撞出细碎的声响,像是在数着秋收的日子。北方的秋,藏在昼夜温差里,白日里阳光依旧热烈,可傍晚的风一吹,夏的余温就散了。

而南方的秋,总带着几分缠绵的诗意。暑气未消,却已有了微妙的变化。清晨的露水凝在荷叶上,迟迟不肯散去,午后的雷阵雨少了几分狂暴,落下时带着草木被浸润的清甜。巷子里的桂花树开始酝酿花苞,空气里浮动着一若有若无的甜香,预告着一场盛大的芬芳。稻田里的稻穗渐渐饱满,从青绿转向金黄,在风中掀起层层波浪,稻叶上的露珠滚

落,溅起细碎的凉意。南方的秋,是在一场场夜雨里悄悄铺陈的,清晨醒来,会发现窗台的绿萝又抽出了新叶,带着被秋雨洗过的鲜嫩,连空气都变得湿润起来,少了盛夏的黏腻,多了几分清爽的通透。

无论是北方的清冽还是南方的温润,立秋都像一位温柔的信使,带着自然的节律而来。它让枝头的果实开始沉淀糖分,让候鸟开始盘算南飞的旅程,让人们在忙碌中忽然抬头,发现时光已悄然换了底色。庄稼人开始忙着翻土晒秋,屋檐下的农妇晾晒起新收的谷物,连街边的小贩都多了几分笑意,他们知道,丰收的脚步近了。

立秋的傍晚,我站在窗前看夕阳。晚霞比盛夏时更绚烂,染得半边天都是暖融融的橙红,风穿过纱窗,带着草木的气息,拂过脸颊时竟有了久违的舒爽。蝉鸣渐渐低了下去,取而代之的是蟋蟀在草丛里的浅唱。忽然明白,立秋不是夏的终结,而是自然的温柔转场,它带着“秋收”的期许,藏着“冬藏”的伏笔,在暑气未消时,悄悄为人间铺开一幅清朗的画卷。

转眼秋凉,岁月忽晚。立秋后,我们收起盛夏的浮躁,在风的絮语里,静待一场金色的相逢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村庄人出行仍靠“十一号”,也就是步行,只有几户有自行车,但会骑车者寥寥。

我的那辆永久牌“二八”大杠,是父亲在我读师范三年级时辗转托人买来的,它是全家梦寐以求的最珍贵的家当。记得那是1989年夏天,花了228元,当时是一笔巨款,是在离家十多公里的街道拉回家的,起初还不会骑,经过一条大河时,用肩扛着过来的。回家后在生产队稻场上反复练习,练了二十余天,车技日渐熟练。同年秋天去师范读书便骑上它,自此,每两周一次与同学结伴归家的长途骑行,便成了青春飞扬活力四射的岁月,三十公里蜿蜒伸展,风过耳边呼啸,笑语在车后座飘荡,车轮旋转间,几十辆浩浩荡荡犹如脱缰的野马在恣意奔驰,把烦恼抛到九霄云外,周六是归心似箭,周日是依依不舍。

一次雪中扛着自行车行走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,那是1989年腊月的一天,上午考完期末最后一门课后,天降鹅毛大雪,校方宣布吃完午饭后全体学生必须离校,正式放寒假。我们同路的五六个同学从十二点开始出发,此时国道上百雪皑皑,已有车辆行驶,我们还能边拉边找碾压过的车辙骑行,滑倒了爬起来。到了乡道,只能拉着,不时用棍子捣粘在前后轮挡泥板中的积雪,时而卡住前后轮,轮子不转。临近七点,雪花仍在飞舞,天色越来越暗,从小集镇分开,各奔东西,只剩下我一个人最远,真乃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,积雪没膝,自行车寸步难行。只好咬着牙扛着它,后架上还有蛇皮袋装的行李,前轻重,扛着特别吃力。五公里竟然花去三四个小时,扛一截歇一段,加上不见一人,野外寂静,映着雪光,深一脚浅一脚,跌跌撞撞,又有点害怕,胡思乱想,真是风雪夜归人,回到家中已全身湿透,雪水与汗水交融在一起,让我身心疲惫,一下

每次看到袅袅的炊烟,心中就会升腾起一股暖流,就会想起勤劳善良的母亲,想起儿时那个贫穷却又快乐的家。

我们每天穿着破旧的衣服,在那个低矮的土屋里、在那个杂乱的院子中、在那个泥泞的小巷边,一边玩耍一边盼望着母亲从那条没有尽头的路上出现。

母亲一下班就会急匆匆地赶回家,进门顾不上喝一口水,就点燃了那盘连着大炕、被烟熏得黝黑、放着一大一小两口铁锅的灶台里的炉火,开始给我们做饭。

母亲一回家,家里就有了炊烟。炉膛开始冒烟,然后蹿起火焰,锅里升腾起了热气,屋里传出锅碗碰撞和蒸煮煎炒的声响,那个低矮潮湿的小屋里顿时有了生气,散发出温暖香甜的气息。

母亲做饭的情景日复一日,让年幼的我对炉膛里的火苗、烟囱上的蓝烟、锅里的蒸汽和做饭时的响声形成了条件反射:只要母亲在家,家里就有了炊烟,我就会感到欣喜,感到踏实和幸福。

我会跟在母亲后面,看着母亲做饭,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,冲着母亲一个劲傻笑。在我看来,母亲做饭的声响就是世间最悦耳的乐曲,那炉中的火苗、锅里的蒸汽、烟囱的炊烟是优美的舞蹈。那时,我已开始明白:炊烟就是一个家的呼吸。我清醒地感到,有母亲在的家,那个破

## 我与“二八”大杠

汪仕云

子瘫坐在地上,狠狠地瞪着自行车,未享到它的福,它却享起我的福来。

毕业之后,我被分配至离家十余公里外山村小学任教,该校是全乡交通最差无人问津之地,学校背靠一座大山。一条与外界连结的山路蜿蜒而下,紧挨着一条河沟,要跨越两道河沟,河道



上放置几块巨石,供行人步行,车至此,只好扛着经过。于是,那辆自行车便成了上下班的交通工具,成了朝夕相伴的忠实伙伴,载我奔波于日日必经的羊肠小道上,饱览沿途风景。寒暑之中,风霜雨雪,每每泥泞缠住了车轮,颠簸震荡得骨头都发麻,它却依然稳健地穿行于坑洼之间,默默承受着路途的艰难,仿佛那颠簸之苦也化作了相濡以沫的印记。如此整整七年,车架油漆早已失去光泽,车把也磨出了铜的底色,链条嘎吱作响,它俨然如一头负重无怨的老驴,驮我穿越了那段最难忘的青春年华,我连续带了六年毕业班,且成绩斐然,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是给我的最大褒奖。

平日子里上街购物,年节间走亲访友,也从来

离不开它。节日之时,它带着我穿过村巷,后架上挂满拜年的礼物,叮叮当当,轻快向前奔行,仿佛也沾染了节日的喜气。我用它驮过化肥,一袋一百斤,我用它驮过出售的农产品,从此家中结束肩挑重物做买卖的历史。这辆“二八”大杠,早已超出代步工具的意义,它已成为我家中一员,无声承载起我家庭的重担,是那岁月中不离不弃的兄弟。

真佩服那时的劲头与胆量,弯曲的小路骑着飘若惊鸿,动作轻盈,下雨天一手撑伞一手扶把毫无闪失。

那时到处都是窄窄泥土路,哪像现在不是柏油路就是水泥路,宽阔平整干净。最头疼的是一场雨之后,小路泥泞不堪,行走在上,车轮打滑,车技不佳

者,注意力分散者,稍有不慎便载人两边水沟或农田之中,成了落汤鸡或泥猴子。

我每周都会定期清洗擦拭,上润滑油,视若珍宝。相当于现在给车子定期保养,相处八年,骑行几万公里,只换了几次内外胎,其它一个螺丝都未换。

今日回望,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只能定格在几张照片中,车架早已远去,却似乎一直停驻在时光深处——它那钢铁的筋骨早已深植进我的骨血里,轮毂压过的乡间小道现在或已灌木丛生或已变成村村通水泥路。纵使物换星移,那铃声里仍藏着青春的回响,那是生命在崎岖中自我磨砺出的铿锵旋律,它终将成为一代人的记忆,那一抹乡愁将永驻心间。

## 消失的炊烟

严明亮

败的小土房才能称其为家,是母亲用辛劳维持着那一缕炊烟,延续着我们那个穷困的家脆弱的生命。

我发现,炉中的火焰和烟囱的炊烟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,会随着季节更替、天气的变化,不时地发着小脾气,做一些让母亲难以控制的恶作剧。

开春的大风,如安在烟囱上的一个巨大的吸风机,将火苗快速吸向后膛,炉膛里的火焰发出“呼呼”的声响。母亲端起大锅,将炉灰堆起,在锅底只留下一条细细的缝隙,再用炉灰封堵烟道,只留下一个小孔,但还是无法阻止火焰的快速流失。母亲需要提前淘好米,准备好土豆、酸菜、葱蒜,才点燃炉灶,然后才开始快速地做饭。

无风的夏天,母亲将“炕灶”改成“直灶”,但炉膛里的火焰还是会打盹,处于半睡半醒状态,半个时辰不见火苗,长时间烧不开一锅水,这可愁坏了母亲。

母亲让我们清理疏通烟道,然后,测好风向,爬上房顶调整烟囱挡风砖的位置,以增大风的吸力。母亲让我们拉风箱,用高粱棒棒做的锅盖或硬纸片儿不断给炉膛扇风,母亲才能艰难地做熟一顿饭。

到了盛夏,家里热得像蒸笼,父亲在院子里搭起了“春灶”。母亲把灶具搬到了院子里,在春

灶上做饭。正做饭间,一阵急雨突然降下,母亲慌忙盖好锅盖,回家躲雨。雨长时间不停,母亲就冲入雨中,用力端回满满的一锅滚烫的饭菜。

阴霾的雨季,母亲重新将灶具搬回屋里。长时间不生火的炉灶,烟道像被堵塞了一样,蓝烟从锅沿四周的缝隙中涌出,呛得我们鼻涕眼泪直流。母亲打开狭小的门窗,让风吹进来,替换出屋内的烟气,用炉灰封堵锅沿的缝隙,但无法阻挡滚滚浓烟不断涌出。

上冻前,父亲在炭房里储满煤炭,在地中央安一个铸铁火炉,清理好烟道。母亲在门上吊一个“百纳”布帘,给窗上覆盖一层塑料布,做好了迎接漫长寒冬的准备。

当冰雪料峭、寒风刺骨,西北风将大地吹得东倒西歪的时候,我们将屋里的火炉烧得通红,母亲做饭时,顺带着将火炉烧得滚烫,把那个四面漏风、风雨飘摇的小屋打造成了一个温暖的安乐窝。我们围坐在炕上的小桌旁,被母亲做饭散发出的仙境般的蒸汽和香气笼罩,那温馨的时刻、幸福的时光,永远烙印在了我的心中。

多年以后,贫穷的日子离我们远去,高档住宅替代了低矮的小土房,暖气、燃气和电器代替了土炉灶,“打炭、烧火、掏炉灰”的做饭方式已成了遥远的过去。人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了出来,不再为了一顿饭忙碌几个小时,有了大把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,悠闲地享受着生活的美好。

如今,见不到了炊烟,母亲也离我们远去。有一种被遗弃的孤独感堵塞在心头。急切地想去寻找那些消失的过去,想再次感受母亲在身边的温暖。

于是,来到边远的小镇,走在乡间看一看那些土房,瞭望乡村袅袅的炊烟。在农家小院与那些像父母亲一样操劳和善良的老农聊聊天,吸吮着久违了的烟火气,再次感受家的呼吸。将那些熟悉的、即将失去的痕迹用相机定格下来,心中孤寂时,拿出来品味、回想那些酸甜苦辣的过去,感激父母为我们付出的恩情。

人生很长,长得要活百年,得经过无数个饥寒的日子,经历生活的坎坷与艰辛。与父母亲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很短,短的如滑过指缝的溪水,当我握起拳头想抓紧那些美好时,它却倏然流过我的指尖。低头看去,手中已空无一物,只留下那些无解的惆怅与虚幻的记忆萦绕在心头。

